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短篇小说选



法尼娜·法尼尼

[法] 司汤达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中 短 篇 小 说 选

法尼娜·法尼尼

〔法〕 司汤达

李丽梅 译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0 字数：2100千字

2002年4月第1版

2004年9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0506-913-1/I·364

定价：416.00元

目 录

法尼娜·法尼尼	〔法〕司汤达	(1)
无神论者做弥撒	〔法〕巴尔扎克	(24)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	〔法〕巴尔扎克	(39)
克洛德·格	〔法〕雨 果	(75)
玛特渥·法尔高纳	〔法〕梅里美	(98)
古花瓶	〔法〕梅里美	(110)
夺堡记	〔法〕梅里美	(132)
一颗简单的心	〔法〕福楼拜	(137)
柏林之围	〔法〕都 德	(164)
最后一课	〔法〕都 德	(170)
磨坊之役	〔法〕左 拉	(175)
雅克·达摩尔	〔法〕左 拉	(201)

法尼娜·法尼尼

——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

〔法〕 司汤达

李丽梅 译

这是182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。轰动了罗马全城：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，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舞会。为了装潢府邸，凡是意大利的艺术，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，全用上了。人人抢着赶会。高贵的金黄头发而又矜持的美人们，想方设法以获得参加舞会为荣。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。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，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黑黑的头发都表明她是罗马人。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，她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。

可以看出，舞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。他们说：“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。”

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，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贵妇。B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。这一夜晚，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，使得男人们几乎目不暇接。值得注目的妇女是那样多，要从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为问题了。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。最后，法尼娜·法尼尼郡主，那个头发乌黑、目光明亮的少女，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。立刻，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，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，都到她待着的客厅聚着。

她的父亲堂·阿斯德卢巴勒·法尼尼爵爷，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。随后，她接受了几个特别漂亮、格外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。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。年轻的里维欧·萨外里似乎很爱她，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。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，而且也是一位爵爷。不过，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读，他读上二十页就会丢掉书，说看书让他头疼。在法尼娜看来，这是一个缺点。

子夜时分，一个新闻传遍舞会，相当耸人听闻。一个关在圣·安

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，在当天夜晚化妆逃走了，当他遇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，他竟像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，拿一把匕首向警卫袭击。不过他自己也受伤了，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。人们希望捉他回来。

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堂·里维欧·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。他被她的风姿和胜利迷得神魂颠倒，差不多爱她爱疯了，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着的地方，对她道：“可是，请问，究竟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？”

法尼娜回答他道：“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。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，他多少做了点事。”

堂·阿斯德卢巴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。这是一个二十年来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账的阔人。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，利息非常高。你要是在街上遇见他，会把他认成一个年老的戏子，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。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，随后都发疯死掉，他也把他们忘了。但是，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，使他不开心。她已经十九岁，拒绝了好些最显赫的配偶。她的理由是什么？和西拉退位的理由相同：看不起罗马人。

舞会的第二天，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意、从不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，正小心翼翼把一座小楼梯的门关好。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，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。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，回来的时候，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，阻塞住了大门，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。法尼娜往高里一望，惊讶起来了，原来她父亲小心的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，有一个窗户打开了。她把她的伴娘打发走了，上到府里顶楼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，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。她先前注意到那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。不用说，这屋子住了人。可是，住了谁？第二天，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。

窗户还开着。她悄悄溜了过去，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。屋子靠里有一张床，有人在床上躺着。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来，可是她瞥见

一件女人袍子，搭在一张椅子上。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，看见这个人是金黄头发，样子很年轻，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。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。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，鞋上也有血。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。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，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脯，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。拿布这样捆扎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。法尼娜注意到，每天将近四点钟，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，不久他又下来，乘马车到维大莱斯基伯爵夫人府去。他一出去，法尼娜就上到小平台，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。她对这个非常不幸的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。她非常想知道她的遭遇。搭在椅子上的沾着血的袍子，就像用刺刀戳破的。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她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：她的蓝眼睛盯着天看，好像在祷告。不久，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，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。第二天，法尼娜壮起胆子，在她父亲来以前，先藏在小平台上。她看见堂·阿斯德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的屋子。他提着一个篮子，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。爵爷神情不安，没有说多少话。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，虽说开着落地窗法尼娜却听不见。没有多久他就走了。

法尼娜心想：

“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，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，也不敢听信别人，宁愿每天不辞辛苦，上一百二十级楼梯。”

一天黄昏，法尼娜拿头轻轻向不相识女人的窗户伸过去，她遇见了她的眼睛：全露馅了。法尼娜跪下来，嚷道：

“我喜欢你，我一定对你忠实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，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！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。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，我就再也不来了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谁看见你会不高兴？你在府里住吗？”

法尼娜回答道：

“那还用说。不过我看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法尼娜，堂·阿斯德卢巴勒的女儿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，脸通红。她随后说道：

“希望你能每天来看我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别让爵爷知道。”

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。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十分高尚。这可怜的年轻女人，不用说，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，或许一时妒忌，杀了她的情人？她的不幸，在法尼娜看来，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。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：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、一直伤到胸脯，使她非常痛苦，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嘴的血。

法尼娜嚷道：

“那你为什么不请外科医生？”

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你知道，在罗马，外科医生看病，必须一一向警察厅详细报告。你看见的，爵爷宁可亲自拿布帮我包扎伤口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，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。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。不过，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主奇怪；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，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。

法尼娜问她道：

“我要是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就更高兴了。”

“人家叫我克莱芒婷。”

“好啊！亲爱的克莱芒婷，明天五点钟，我再来看你。”

第二天，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遭透了。法尼娜吻着她道：

“我想给你带一个外科医生来。”

、不相识的女人道：

“我宁可死了，也不要外科医生看。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人不成？”

法尼娜连忙道：“罗马总督萨外里·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，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。他对我们非常忠心，由于他的地位，他谁也不怕。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，我叫人把他找来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嚷道：

“我不要外科医生！看我来吧。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，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的幸福。”

她的急切倒吓住了法尼娜。

第二天，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。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道：“你要是爱我，你就看外科医生。”

“要是医生一来。我的幸福就到头了。”

法尼娜接下去道：

“我一定打发人去把他找来。”

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留住她，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，眼里汪着一包泪水。许久，她才把法尼娜的手放下，以毅然就死的神情，向她道：

“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。前天，我说我叫克莱芒婷，那是撒谎。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……”

法尼娜大惊之下，往后一推椅子，跳了起来。

烧炭党人继续说道：

“我觉得，我一讲实话，我就会失去惟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。但是，我不应该欺骗你。我叫彼耶特卢·米西芮里，十九岁，父亲是圣·盎其洛·因·伐图的一个不出名的外科医生，我呢，是烧炭党人。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。我被戴上锁链，从洛马涅解到罗马，关在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，过了十三个月。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出去，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。我出了监狱，走过本道门的警卫室，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，我扇了他一巴掌。我告诉你，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，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。惹祸以后，一路上被人追捕，我让刺刀刺伤，已经浑身疲惫不堪了，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的楼上，听见后面卫兵追了上来，我就跳进一个花

园，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。

法尼娜道：

“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！我父亲的朋友。”

米西芮里喊道：

“什么！她说给你听啦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夫人救了我。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。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我的时候，你父亲让我在他的马车上坐着，他把我带了出来。我觉得我的情形很糟糕：好几天了，肩膀挨的这一刺刀，让我不能呼吸，我快死了。我挺难过，因为我将再也不能见到你了。”

法尼娜不耐烦地听过以后，很快就走出去了。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，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。

夜晚，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，只他一个人。米西芮里绝望了，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。他问外科医生，医生只是给他放血，无论他问什么他都不开口。一连几天，都这样渺无音信。彼耶特卢的眼睛不离开平台的窗户，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他非常难过。有一回，将近半夜了，他相信觉察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面。是法尼娜吗？

法尼娜夜夜都来，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。

她对自己说：“我要是同他说话，我就被他给毁啦！不，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！”

打定主意，可是她不由自主地想起，在她糊里糊涂地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，她已经爱上了他。在那样亲亲热热了一场之后，难道必须忘掉他？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，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，不禁害怕起来。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名姓以后，她习惯于思索每一件事，全像蒙上了一层纱幕，隐隐约约只出现在远处。

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，法尼娜面色苍白，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年轻烧炭党人的屋子。她来告诉他，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。她待了不到十分钟。但是，过了几天，出于慈心，她又随外科

医生来了一回。一天黄昏，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，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，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。米西芮里看见她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但是，他想隐瞒他的爱情，尤其是，他不愿意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。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，涨红了脸，深怕听到什么情话。然而他接待她用的高贵、忠诚而又并不怎么亲热的友谊，却使她惶惑不安。她走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试着留她。

过了几天，她又来了，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，同样尊敬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示。是什么约制了年轻烧炭党人的热情，法尼娜反问自己：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。年轻的姑娘一向十分傲气，如今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发展到了何等地步。她故意装出快活、甚至于冷淡的模样。来的次数少了，但是还不能断然把看望年轻人的行动停止。

米西芮里热烈地爱着。但是，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他的责任，决心要法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，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情。年轻郡主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。最后她对自己道：“好啊！我去看他，是为了我、为了自己开心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同他讲起我有多么爱他。”于是她又来看米西芮里，而且一待就好长时间。但是他同她谈话的神情即使有二十个人在场也无伤大雅。有一天，她整整恨他一天，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，还要严厉，临到黄昏，却告诉他她爱他。没有多久，她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拒绝他了。

法尼娜特别痴情，必须承认，法尼娜也很幸福。米西芮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。由于“激情、爱”而生的种种思虑，使他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：他对这位傲气冲天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要她爱他的手段。他的过度的幸福使他惊讶。四个月转眼过去了，有一天，外科医生允许他的病人自由活动。米西芮里寻思：我怎么办？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藏下去？那些混帐的统治者，把我在监狱里头关了十三个月，不许我看见白昼的亮光，还以为彻底把我的勇气摧毁了！意大利，你真太不幸了，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丢下你！

法尼娜相信彼耶特卢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同她在一起待下去。他像是太快乐了。但是波拿巴将军有一句话，在年轻人的灵魂里面，引起痛苦的反应，影响他对妇女的全部态度。1496年，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里西亚，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吏对他说：“布里西亚人爱自由，远在其他所有意大利人之上。”他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爱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。”

米西芮里模样十分拘束，向法尼娜道：

“天一黑，我就得出去。”

“千万留意，天亮以前回到府里，我等你。”

“天亮的时候，我离开罗马要好几里地了。”

法尼娜不动感情地道：“很好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到洛马涅，报仇去。”

法尼娜露以最平静的口吻，接下去道：

“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送的军火和金钱。”

米西芮里不改神色，望了她一眼，随后，他投到她的怀里，向她道：

“我的命根子，你让我忘记了一切，连我的责任也忘掉了。不过，你的心灵越高贵，你越应当了解我才是。”

法尼娜哭了许久。他们讲定，他推迟到后天才离开罗马。

第二天她向他道：

“彼耶特卢，你常常对我讲起，假如奥地利有一天卷入一场离我们老远的大战的话，一位德高望众的人，例如，一位拿得出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，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。”

彼耶特卢诧异道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好啊！你有胆量，你缺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。我嫁给你，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，我负责取得我父亲的同意。”

彼耶特卢扑通跪了下去。法尼娜高兴极了，她向她道：

“我热爱你。不过，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。意大利越是不幸，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。要取得堂·阿斯德卢巴勒的同意，就得

好几年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。法尼娜，我不能接受你。”

米西芮里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。他的勇气眼看就要丧失了。他嚷道：

“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比爱性命更多，就是离开罗马对我是最大的刑罚。啊！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早就解放出来该多好啊！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，那我该多开心呀！”

法尼娜心都碎了。拒绝和她结婚的话激起她的傲气。但是，不久，她就投到米西芮里的怀里，她嚷道：

“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。是的，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，我永远是你的了。你是一个伟大人物，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。”

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、所有理性的伤心的启示，全不见了踪影。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情。等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以后，法尼娜道：

“你一到洛马涅，我差不多也就来了。我让医生劝我到波赖塔浴泉去。靠近佛尔里，我们在圣·尼考洛有一座别墅，我在别墅住下来……”

米西芮里喊道：

“在那边，我跟你一起过一辈子！”

法尼娜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道：

“从今以后，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。为了你，我要把我自己毁掉，不过，管它哪……你将来能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？”

米西芮里道：

“你不是我的女人、一个我永远崇拜的女人吗？我知道怎么样爱你，保护你。”

法尼娜必须走向社会。她才一离开，米西芮里就开始感觉他的行为不近情理，他问自己道：

“祖国是什么？不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，我们就应当感恩图报，一旦他遭到不幸，我们并不感恩图报，他就可能诅咒我们。祖国与自由，就像我穿的外套，对我是一件有用的东西。我父亲没有遗留给我，不错，我就应当买一件。我爱祖国与自由，因为

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。如果我拿到手不懂得用，要是它们对我就像8月天的一件外套一样，买过来有什么用，何况价钱又特别高？法尼娜长得那样美！她天资非凡！人家一定要想法子得到她的欢心的，她会把我忘记的。谁见过女人从来只有一个情人？作为公民，我看不起这些罗马爵爷，可是他们比我方便多多了！他们一定是非常可爱的！啊！我要是走的话，她就忘记我了，我就永远不能拥有她了。”

半夜，法尼娜来看他。他告诉她，他方才怎样犹豫不决，怎样因为爱她，研究过祖国这伟大的字眼。法尼娜非常，她心想：

“要是必须在祖国和我之间决然有所选择的话，他会选我的。”

附近教堂的钟在敲三点，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。彼耶特卢挣出女朋友的怀抱，他已经走下小楼梯了，只见法尼娜强忍着眼泪，向他微笑道：

“要是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，你不做一点什么谢谢她吗？你不想方设法报答报答她吗？你此去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。就算谢我这个可怜的女人，给我三天吧，算你报答我的照料。”

米西芮里留下了。三天之后，他终于离开了罗马，凭着一张从一家外国大使馆买到的护照，他回到了故里。大家喜出望外，因完全以为他已经死了。朋友们打算杀一两个宪兵，表示欢迎庆祝。

米西芮里道：

“没有必要，我们不杀一个懂得放枪的意大利人。我们的祖国不是一座岛，像幸运的英吉利，我们缺乏兵士抵抗欧洲帝王的干涉。”

过了些时候，宪兵们四面兜捕米西芮里，他用法尼娜送给他的手枪杀死了两个，官方在悬赏捉拿他。

法尼娜没有出现在洛马涅。米西芮里以为把自己忘了，他的虚荣心受了伤。他开始想到他和他的情妇之间地位上的悬殊。一想起过去的幸福，他又心软了，直想回罗马看看法尼娜在做什么。这种疯狂的念头眼看就要把他所谓的责任战胜了，忽然有一天黄昏，山上一座教堂怪声怪调地传出晚祷的钟声，就像敲钟的人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这是

烧炭党组织集会的一种信号。米西芮里一到洛马涅，就和烧炭党组织有了联系。当天夜晚，大家在树林里的一座道庵聚会。两位隐修士让鸦片麻醉住。昏昏沉沉，一点也意识不出他们的小房子在干什么用。米西芮里闷闷不乐地来了。在集会上他得知首领被捕，而他——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，被推为首领。在这个组织里，有的成员五十多岁，从1815年缪拉无征以来就入党了。得到这意想不到的荣誉，彼耶特卢觉得他的心在跳。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决定不再思念那忘了他的罗马姑娘，把他的思想全部献给“从野蛮人手里解放意大利”的责任。

作为首领，大家一有关于当地人员来往的报告，就送给米西芮里看。集会以后两天，他从报告上看到法尼娜郡主新近来到她的圣·尼考洛的别墅。读到这名字，他心里的骚动要比快乐大。他下定决心当天黄昏不到圣·尼考洛别墅去，以为这就保证了他对祖国的忠心。他疏远法尼娜。但是，她的形象妨碍他按部就班地把他的任务完成。第二天他见到了她。她像在罗马一样爱他。她父亲要她结婚，把她的行期延迟了。她给他带了两千金币。这意想不到的捐助，大大提高了米西芮里在新职位上的声望。他们在考尔夫定做了一些刺刀，他们收买下奉命搜捕烧炭党人的教皇大使的亲信秘书，这样，他们把给政府做奸细的堂长的名单也弄到了手。

就是在这时期，在灾难深重的意大利，一个最不轻率的密谋计划完成了。我这里不详细叙述，详细叙述在这里很不合适。我说一句话就够了：起义要是成功了，大部分的荣誉要属于米西芮里。在他的领导之下，只要一发信号，几千起义者就会起来，举起武器，等候上级领导来。然而事情永远是这样子，决定性时刻到了，由于首领被捕，密谋成了画饼。

法尼娜一到洛马涅，就看出对祖国的爱已经让她的情人把别的爱都忘掉了。罗马姑娘的傲气被激起来了。她试着说服自己，根本没用。她心里充满了郁郁不欢：她发现自己在咒骂自由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她的骄傲还能够控制她的痛苦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她到佛里看望

米西芮里，再也无法控制了。她向他道：

“说实话，你就像一个做丈夫的那样爱我，我指望的可不是这个。”

不久，她的眼泪也流下来了。但是，她流泪是由于惭愧，因为她居然自贬身价，责备起他来了。米西芮里心烦意乱地看着她流泪。法尼娜忽然起了离开他、回罗马的心思。她责备自己方才说话软弱，她感到一种残酷的喜悦。静默了没有多久，她下了决心。要是她不离开米西芮里的话，她觉得自己和他不相配。等他在身边找不到她，陷入痛苦和惊慌的时候，她才高兴。没有多久，想到她为这人做了许多荒唐事，还不能够取得他的欢心，她难过极了。于是她打破静默，用一切心力，想听到他一句谈情说爱的话。他神不守舍地同她说了一些很温存的话。但是，只有谈起他的政治任务，他的声调才显出深厚的感情。他痛苦地喊道：

“啊！这件事要是不成功，再被政府破获的话，我就离开党不干了。”

法尼娜动也不动地听着。一小时以来，她觉得她是最后一回看见她的情人。他这话就像一道不幸的光，把她的思路都照亮了。她向自己道：“烧炭党人收了我几千金币。他们不会疑心我对密谋不忠心的。”

法尼娜停住幻想，只为向彼耶特卢说：

“你愿意到圣·尼可洛别墅和我过二十四小时吗？你们今天黄昏的会议用不着你出席。明天早晨，在圣·尼考洛，我们可以散散步，这会让你安静下来，遇到什么重大情况，你需要冷静的。”

彼耶特卢同意了。

法尼娜离开他，做旅行的准备，和往常一样把他往藏他的屋里一锁。

她有一个使女，结了婚，离开她，在佛尔里做小生意。她跑到这女人家，在她屋子里面找到一本祷告书，在边缘连忙写下烧炭党人当天夜晚集会的准确地点。她用这句话结束她的告密：“这个组织是由

十九个党员组成的，这里是他们的姓名和住址。”这张名单十分正确，只有米西芮里的名字被删去了。她写完名单，对她信得过的女人道：

“把这本书送给教皇大使红衣主教，请他念一下写的东西，再把书还你。这里是十个金币。教皇大使要是说起你的名字，你就别想活了。不过，我方才写的东西，你给教皇大使一念，我就得救了。”

一切进行圆满。教皇大使由于畏惧，做事一点也没有大贵人的气派。他允许求见的民妇在他面前出现，不过要戴面具，而且还得把手捆起来。做生意的女人就在这种情形下，被带到大人物面前，她发现他缩在一张铺着绿毯子的大桌子后头。

教皇大使惟恐把易感染的毒药吸进来，把祷告书捧得远远的。他读过那一页，就把书还给做生意的女人，也没有派人尾随她。法尼娜看到她的旧使女转回家，相信米西芮里从今以后完全成了她的。离开她的情人不到四十分钟，她又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她告诉他，城里出了大事，宪兵从来不去的街道，有人注意到他们也在来回巡逻。她接下去道：

“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们马上就到圣·尼考洛去。”

米西芮里同意了。年轻郡主的马车和她的谨慎而报酬丰厚的心腹伴娘，在城外半英里的地方等她，他们步行到马车那边。

由于行动荒诞，法尼娜心神不宁，所以到了圣·尼考洛别墅，对她的情人就加倍温存起来。但是，同他说到爱情，她觉得她就像在做戏一样。前一天，派人告密的时候，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后悔。现在，搂着情人，她默默想道：“有一句话可以同他讲，可是一讲出口，他立刻而且永远就厌恶我了。”

临到半夜，法尼娜的一个听差撞进了她的屋子。这人是烧炭党，而她并不知道，可见米西芮里对她有所保留，尤其是在这些细节上。她哆嗦了。这人来警告米西芮里，夜晚在佛尔里，十九个烧炭党人的家被包围，他们开完会回来，全被捕了。虽说事出仓猝，仍然逃掉了九个人。宪兵捉住十个，押解到了城堡的监狱。进监狱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人跳进井，井特别深，死了。法尼娜惊恐不安起来，幸而彼耶特